

山東地方戲曲
傳統劇目汇编

柳琴戲 第二集

- 磨房
- 秦琼别妻
- 北平
- 油山
- 铁牌关
- 吕蒙正赶斋
- 御碑亭

山东省戏曲研究室编

山东地方戏曲传统剧目汇编

柳琴戏
第二集

山东省戏曲研究室

前 言

山东地方戏曲共有二十余种，传统剧目较为丰富。自一九五四年起，山东省文化局戏曲工作组（后改为戏曲研究室）在党的戏改方针指导下，调动了各剧种老艺人的积极性，进行了广泛的挖掘记录工作。历时四年，共抄录传统剧目二千零五十四出。因种种客观原因，当时未能付印。十年浩劫中，幸赖戏曲工作干部悉心保护，全部藏本无一散失。时隔二十余年，抄本字迹逐渐退色。我们重新组织力量，校订刊印，作为内部交流。以供戏曲创作与研究工作者参考，并为后世存留一份艺术遗产。

校订工作除订正口传错讹之处，余皆保留剧本原貌。由于传统剧目产生于封建时代，难免渗透若干封建意识，精华与糟粕并陈。剧团上演，必须经过认真整理改编，推陈出新，请勿原封不动搬上舞台。

先后主持挖掘或参加校订工作的有赵剑秋、宋岳廷、尚之四、李寿山、李赵璧、王其德、张善堂、孙秋潮、纪根垠、朱剑、张彭、王之祥、陈力军、武如英、何丽、王淶琛等同志。

山东省戏曲研究室编印

目 录

磨 房.....	(1)
秦 琼 别 妻.....	(23)
北 平.....	(37)
油 山.....	(87)
铁 牌 关.....	(129)
吕蒙正赶斋.....	(177)
御 碑 亭.....	(239)

磨房

张子斌

口述

刘长春

何丽

校订

人 物

刘智远 （大生）

李三娘 （青衣）

朝 代

五 代。

〔刘智远上。〕

刘智远 （唱）二十年前刀兵喧，
一十八国起狼烟。
我本是穷极没落偷鸡汉，
得遇岳父李修元。
岳父岳母下世去，
抛下一些好家园。
兄洪义分家摊了千顷地，
刘智远分到百亩瓜园。
刘智远带酒把瓜看，
偶遇瓜精惊叫俺，
我与瓜精打一仗，
力逼瓜精地底下钻。
没用脚来没用锨，
熟铜大棍往下翻，
平地挖了三尺五，
挖出金盃甲连环，
还有按汉刀一面，
投军报效邠州前。
智远来到邠州地，

大旗一摆军招完，
智远遇难大街上，
岳爷赏军转回还。
他看智远是好汉，
封我个帐下牵马官。
只为我抢亲功劳大，
得遇岳绣英配凤鸾。
我与小姐成连理，
家撇三娘受熬煎。
白天打水有千担，
夜晚推磨到三更天。
磨房产下咬脐郎，
窦老送信到我面前。
好一个三贤四德的岳小姐，
拉拔那咬脐郎成魁元。
我儿荒郊把围打，
偶遇他母把水担。
他母捎来血书纸，
二堂交给刘智远。
智远拆书只一看，
三娘苦处在上边。
俺父子哭死在二堂上，
后宅来了我妻贤。
三娘苦处对她讲，
岳娘子流泪擦不干。
好一个三贤四德岳小姐，

赐给我人马整三千。
赐给我人马三千整，
力逼俺父子回家园，
俺父子搬兵家园转，
郊外寺庙把营安。
叫了声咬脐郎你把更打，
我夜探你母贤不贤？
头上脱去三山帽，
滚龙莽衣扒帐前。
腰中解去金镶玉，
绿水朝靴扒平川。
戴一顶烟毡大帽如墨染，
身上穿的是青靠衫
腰里紧扣皮廷带，
绑腿翁靴二足穿。
刘智远更衣完毕了，
迈步离了大帐前。
刘智远未把营门离。

内 白 闪门！

刘智远 （接唱）两边呐喊闪了关。

刘智远走出营门外，
来到宏尘路阳关。
黑夜漆漆往前走，
李家村不远在面前。
撩衣我把庄村进，
失足倒在地平川。

哎呀，且住！刘智远来在大街之上，有什么东西把我绊倒了？原来是李洪义的房廊倒塌，粪土成堆。李洪义呀李洪义，我刘智远在你家下，一天三遍打扫，你还嫌不洁净，倒如今只落得房廊倒塌，粪土成堆，我看你是有钱买马，无钱制鞍，匹夫之才。呀呀呸！朝靴踩的粉粉碎，真龙天子下窑街，眼前的桃柳依然在，都是我刘智远亲手栽。

（唱）打三更刘智远越墙而过，
磨棚不远转过来。
智远来在磨棚外，
没见三娘痛悲哀。
想必是她兄嫂回心转了意，
她把三娘收敛起来。
你有回心我转意，
明日清晨我再来。

李三娘 （内）苦哇……

刘智远 （唱）忽听有人痛悲哀。
忽听人言语，
急忙转回还。
若访心腹事，
还得听她言。

李三娘 （唱）进得磨房冷嗖嗖，
有个大磨在里头。
虽然不是监牢狱，
三娘一见发了愁。
三娘苦苦悲哀，

刘郎丈夫去不来。
只撇下沉甸甸的一盘磨，
终朝每日把磨挨。
把磨推来把磨挨，
那天汲水到井台。
只遇见穿白挂素一小将，
他愿给三娘捎书来，
他说要把刘郎见，
劝他早日转回来！
天上一轮好明月，
三娘的心儿也展开。
如今明月依然在，
却照得三娘苦悲哀。
盼望刘郎回来吧，
搭救三娘出磨台，出磨台。

刘智远 （唱）刘智远来到磨房外，
西北角下起了风。
天色寒冷难存站，

李三娘 （唱）倒叫三娘放悲声。
只听渔楼起了更，
阳关大道无人行；
鹅鸭不叫多清雅，
风吹铁马数十声；
风吹三娘甚难受，
我与牛马一般同。
盼望刘郎回来吧，

搭救三娘出磨棚，出磨棚。

刘智远 （唱）智远来在磨棚外，
又听三娘痛悲声。
三娘妻不要哀怜苦，
快快将我接待迎，接待迎。

李三娘 （唱）一听说接待迎，
倒叫三娘吃一惊。
丢下磨棍走几步，
双膝扎跪地溜平。
叫了声好心的兄嫂回去吧，
五更天要面我推成，我推成。

刘智远 （唱）你推成你推成，
想必是兄嫂打你太伤情，
我不是你兄嫂来要面，

李三娘 你何人？

刘智远 （唱）我是你刘郎丈夫回家中。

李三娘 狂徒呀！

（唱）听一言来怒气冲，
门外狂徒骂一声：
每天未把刘郎盼，
未见那刘郎丈夫回家中。
今天我把刘郎盼，
你说是刘郎丈夫回家中。
你说你是刘郎到，
十六年的事情明一明！

刘智远 （唱）眼前桃柳依然在，

都是智远亲手栽。

李三娘 （唱）那些事情谁不晓，
咱在那里分手开？

刘智远 （唱）咱在瓜园分的手，

李三娘 到有几载？

刘智远 （唱）掐指算够十六载。

李三娘 （唱）头七天见我什么到？

刘智远 （唱）我见三娘的血书来。

李三娘 （唱）上面写的什么言语？

刘智远 （唱）一边息情一边爱。

李三娘 还有什么？

刘智远 （唱）还有三娘的苦悲哀。

李三娘 （唱）一听说来是夫来，
罗裙扫土走天台，
好似云散见日月，
花老花败花重开。
男子汉实在呆，
为什么一去再不来。

刘智远 （唱）说我呆来我不呆
军前报效才转来。
今天来在磨棚外，
幸亏三娘你还在——

李三娘 我若是不在呢？

刘智远 那还了得呀，

（唱）明天回到开元寺，
开元寺内人马来，

李家村里忙围住，
马跑三趟似土台。
平地里马跑……

李三娘 苦哇！

刘智远 （唱）三娘妻不必哀怜苦，
十六载冤枉我报开

李三娘 （唱）李三娘泪满腮，
刘郎丈夫听明白，
今天来的大不遇，
没有钥匙怎样开？

刘智远 三娘妻开门来！

李三娘 刘郎丈夫今天来的大大不遇了。

刘智远 怎么大大的不遇了？

李三娘 是我狠心的兄嫂将我封锁磨棚，钥匙带在堂楼，咱们夫妻间隔一个小小的板大门，光能叙话可不能对面了。

刘智远 刘智远呀，刘智远！早也不探望三娘的安好，晚也不探望三娘的安好，偏是在三更来探望三娘的安好，她狠心的兄嫂将三娘封锁磨棚以内，钥匙带在堂楼，俺夫妻光能答话不能对面，这便如何是好？三娘妻，刘智远走也！

李三娘 如此说来，你不是真刘郎还家了；

刘智远 真的怎说，假的怎讲？

李三娘 你若是真刘郎回家，十六年的英名那里去了？

刘智远 哎呀，且住！三娘妻一句话将我提醒，想当年我刘智远在此原郡家下，西府家下，西府花园切草喂马，

听人言道，卧龙岗出一匹溜缰的野马，吃的路绝人稀，单人难以行路。刘智远一听，只气得三煞神暴跳，五雷豪气飞空，烟毡帽一按，青靠衫一禅，破掌鞋一提，嗒、嗒、嗒，直奔卧龙岗而来。观看那匹溜缰的野马，眉鬃一乍，四蹄暴跳，血盆口一张直奔我刘智远而来！常言说的好，会者便不难，难者便不会，真身躲过，分鬃抓住；上头三拳，底下二足，打的那马服贴在地。那一时，有个铁笼门也难以挡住我刘智远，何况这一小小的板子门！三娘妻，你那里边有没有躲闪。

李三娘 有躲闪怎么说，无躲闪怎么讲？

刘智远 有躲闪，我要打门而进。

李三娘 刘郎且慢，我问你可曾得官？

刘智远 得官怎说，不得官怎讲？

李三娘 你若得官还家，就打李家的门；不得官还家莫要击李家的户。我狠心的兄嫂可是不好惹的呀，你若是呆到天明，必吃无限大亏呀！

刘智远 三娘休要夸你兄嫂的威武，灭我刘智远的锐气，今天得官也要打李家的门，不得官也要击李家户，三娘你要躲在一旁，男儿生的冲牛斗，咯嘹嘹劈开两扇门！这一步臊大了，臊的个面簸篮里来了。三娘妻那里，还不出来与我刘智远会面？三娘妻那里，还不出来和我刘智远答话！嗷嘹呀！门里门外朗朗答话，进的门来一人皆无，这也是桩奇事。想必我吃粮当军去了一十六载，三娘妻撇在她狠心的兄嫂之手，把他折磨够了，死在磨棚里也是有的。她，

她，她闻知我刘智远回家探亲，三娘妻的阴魂来附我刘智远也是有的。三娘妻呀三娘妻，你没有此事还则罢了，若有此事，三娘妻呀，我可对不起你了。

（唱）进磨棚黑暗暗，
伸伸手不见拳，
这天才交二更半，
黑夜漆漆磨棚进，
不见三娘在那边？
一哭一个肝肠断，
要得俺夫妻相见，
除非是南柯梦恋。
进的磨棚黑咕咚，

李三娘 （唱）转过三娘应一声。
为什么不与你来会面，
恐怕有假，小人冒充。

刘智远 好一个细心的李三娘哟！

李三娘 好一个英明的刘郎呀？！

刘智远 三娘妻看地位我刘智远落坐。

李三娘 磨棚里那有椅子与你坐，你就在那磨盘上面将就一二吧！磨盘上肮里肮脏焉是我刘智远落坐的所在。

李三娘 你吃粮当军去了几载！

刘智远 一十六载呀！

李三娘 你吃粮当军去了一十六载，为妻我苦度日月一十六载，我不肮里肮脏，难道说你还肮里肮脏不成？人不过是随夫贵随夫贱也就是了。

刘智远 三娘妻讲到理上，待我刘智远连衣而坐。

李三娘 刘郎，你莫要坐去了面呀。

刘智远 面去麸还在。

李三娘 夫来妻要见天呀！

（唱）李三娘泪不干，

刘郎丈夫叫一番。

你吃粮当军一十六载，

我问你得的大官还是小官？

刘智远 三娘妻请坐。

李三娘 刘郎请坐。

刘智远 三娘妻呀，我刘智远回家探望于你，你不做饭与我解饿，烧茶与我解渴，却问我得官无有，这官好吃？

李三娘 不好吃。

刘智远 这官好穿？

李三娘 官也不好穿。

刘智远 是呀！好吃吃在腹内充饥，好穿穿在身上遮风挡寒，官又不好吃穿，你问我得官无有，却为何来？

李三娘 你可知作官一时？

刘智远 强似为民三载。

李三娘 是呀！作官一时，强似为民三载，若是大小得个官儿作上一作，强似为妻在家下汲水推磨呀！

刘智远 是呀？大小得个官儿作一作，三娘妻也不用在家汲水推磨了呀！说我没得官也是假的，得了官啦！来探望三娘的安好，叫我刘智远一时忘怀了。

李三娘 你我大家想来。

刘智远 好！你我一起想来。

李三娘 好！再叫俺丈夫得一个牵马总兵吧！

刘智远 三娘妻可曾想起了。

李三娘 我无从想起哟，刘郎，你可曾想起？

刘智远 我倒想起来了。

李三娘 想起来了，快对为妻讲来。

刘智远 三娘妻呀！

（唱）刘智远带洒把瓜看，

偶遇瓜精惊叫俺。

我和瓜精打一仗，

力逼瓜精地底下钻。

不用镢来不用锹，

熟铜大棍往下翻。

平地挖了三尺五，

挖出金盔甲连环；

还有按汉刀一口，

吃粮当军邠州前。

智远来到邠州地，

大旗一摆军招完。

李三娘 那时节你就该转回家门。

刘智远 我就回不来了。

（唱）我有心拉马回家转，

手里没有分文钱。

刘智远遇难大街上，

岳父赏军转回还，

他看智远是好汉——

李三娘 他看你是个好汉，就该封好汉官儿才是哟！

刘智远 这个好汉被封了一个好汉官，那个好汉又被封了一